

主题文章

欧洲近代华人信徒概览

余家宝传道 (香港宣道会锦绣堂传道)

欧洲的生活状况

虽然欧洲是一个由多国组成的地方，近年来，随着政治的开放和各国的共融，有些国家在文化差异上已不算太大。不少毗邻的国家，尤以中南西欧为甚，除了保留自己的传统服装、节日、历史遗留下来的特别建筑和自己的国家语言外，在思维、工作方式和日常生活习惯上根本没有两样。在地域空间上，很多国家只是一街相隔，加上现有的欧盟自由出入境和统一货币制度，要是不听不说不看当地语言，有时也分不出置身的地方。瑞士、德国和法国的接壤是其中一个例子；典型的城市巴塞尔(Basel)就是一个地方。还有卢森堡、法国和比利时的接壤；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瑞士、法国和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法国和意大利、挪威和芬兰等。而更融为一体的可说是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接壤，因为它们连语言和文字都一样，只有地道的乡语、乡音和各村的特别用语才能把它们分别出来。

较为显著有分别的是东欧和东北欧，一些受前共产主义影响的国家，它们和中南西欧的分别不但是外在的，而且还是更深层次，在思维和意识上的。就如前西德和东德的例子，虽然东、西德在 1989 年已经统一，但围墙东西两面的人民一直仍然未能完全成为一体；特别在民生和经济发展上，前东德仍是德国内部发展的一个课题。

欧洲华人生活状况

1. 第一代华人的特点 – 追溯第一代移居在欧洲各国生活的华人，会因应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年代。主要可以分为几个「大时代」，如 20 世纪初期或以前的通商年代、20 世纪中期中国和亚洲政治动荡时期、亚洲战争后难民潮时期和亚洲战后经济起步与欧洲贸易时期。当时的华人以谋生为生活的首选，所以都是过着务实实干、刻苦耐劳的生活，不会理会当地语言、教育、文化、时事等问题。因此，即使到了第二代的华人，仍是十分依附家庭的作业和生计。他们大多从事餐馆、洗衣店、皮革制造、和服装制造等。

2. 第二代华人的特点 – 随着政治和生活的稳定，第二代华人有较多机会与当地接触和交往，也开始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碍于语言、文化差异和种族歧视的影响，很快便会回归华人社群，过着跟第一代华人差不多的生活模式。
3. 第三代华人的特点 – 当第二代华人在欧洲落地生根的时候，第三代华人也正值欧洲邻近国家人民的迁移潮，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地区，政府不得不重新厘定教育、语言、就业等政策，帮助移民投入社会，建设安定繁荣的国家。第三代华人也因而面对较少的种族问题，对社会的融入程度较前人为高。此外，第一、二代的华人在社会上的默默耕耘和贡献得到一些国家的认同和赞扬，大大增强了华人的归属感和同化。随着过去中国的经济飞跃，近年也掀起了一股学习中文热潮。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的中学课堂内，好些学校已提供了中文课程让当地人选择学习。当年笔者还在瑞士谋大学教授普通话期间，刚好遇上一位在德国南部大学教授中文的教授，大家还谈论如何将中文引入德国南部中学的构思；谈论如何安排课程、如何与当地教育部商谈构思的可能性等问题。在普世共融的大气候下，欧洲的新一代华人也趋向寻求更有质素的生活，彻底地在思维、处事和行为上与当地人一致；而不是像上一代那样只满足于表面上的安定繁荣。这个转变，在华人家庭中带来很大的冲击，拉远了两代之间的距离。

欧洲华人的宗教生活

对于日以继夜劳苦作业的第一代华人，宗教的需要远不如现实生活需要的逼切。虽然大多数华人仍会保持中国或亚洲的民间传统和习俗，但也不一定是特定的宗教；加上在欧洲宗教自由的气氛下，很多人都比较抱着一个可有可无的态度。虽然如此，第一代华人中仍有一批是早期曾在中国生活的，特别是从温州出来的华人，在欧洲基督教国家建立了属于他们的教会。比较大规模的，可以在德国汉堡和荷兰海牙等城市看到；而比较小型的则散落在不同的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他们往往会在信徒的家或餐馆中聚会。

至于第二代华人，他们的情况跟第一代的家人较相近，但也相对地与当地人有较大接触。他们在表面的生活模式上是可以与当地人和谐共处的，然而由于语言和文字的限制，却无法深入当地文化和社会，无法进一步成为下一代的桥梁，而且需要更努力平衡与子女的共处。他们一方面肩负传递上一代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帮助下一代融入当地社群，建立他们的未来，成为当地人的一分子。因此，有时会

形成他们左右为艰的处境，例如如何面对下一代与异族通婚的问题。但他们一般对天主教、基督教和教会都会抱友善的态度。

第三代华人的宗教观是比较开放的，他们接受当地教育、开始融入当地文化和思维方式，也投入当地工作，从事建立当地社会的行业。他们说当地语言、效法当地的传统、投入当地的政制和讨论等等，不少人也视自己为当地人，但却生活在第一、二代华人家庭中。这些几代同堂的差异带给华人家庭不少冲击、矛盾与分歧。因此，即使第一、二代信徒是教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第三代大多也不会选择与他们参与同一聚会。可是，欧洲一般座堂教堂的宗教聚会仍存着浓厚的历史气氛，又不是年青一代容易接受和投入的。所以，欧洲土生土长、年青一代的华人是面对着许多不为别人所理解的难题，更甚者，是没有适当的组织和团体为他们的困难发声和争取。基督教群体也没有一个适切他们的空间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牧者或资深长者能够照顾上一代的会众，又无能为力兼顾下一代的需要，况且，很多地方都没有牧者，只是靠信徒互相牧养。然而，在欧洲自由和安稳的空气中，宗教、基督教往往都不是年青一代的抉择。

欧洲华人信徒的路向 – 笔者的现身说法

1. 上一代信徒的榜样 – 学习当地语言，明白年青一代

很多时，海外华人都忽略了当地语言和文字的重要，他们能够在当地好好的生活，但却是没有好质素的生活；因为他们既不知道身边发生的人和事，也不知道子女所接受的思维训练。语言和文字是传递思想、表达、内心、情感和沟通的媒介。当子女愈能同化当地文化和所受的影响越深，他们之间的差异和距离就愈大。笔者曾亲耳听过年青一代的子女埋怨父母，在他们年少时不能和他们的老师沟通；他们在社群和学校中面对欺凌和歧视的时候，没有人能帮助他们；父母又不能帮助他们解决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两代关系弄得很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最渴望的事情就是尽快长大，盼望能有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一天。我们都知道，即使在本土环境下成长的儿童和少年，他们也会面对很多学习上的困难和艰难的时刻，是需要家人和成年人的保护和同行，才能正常的成长；更何况在异地文化生活的小孩子！作为父母的，是需要为儿女与他们所处的世界沟通和接触，大家才能互相明白和支持。

2. 走进社群，做个公民

海外华人总有一个习性，就是喜欢聚居在一起，这是一种强化安全感的生活意识和形态。这现

况的出现，有时是由外在环境造成，有时是由内在心理因素造成，两者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个现象却带来另外一些副作用。在欧洲，有规模的唐人街为数不多，只有几个大城市如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比较能说得上是华人聚居的地方；此外，在大多数的城市中，都是数间亚洲商店或餐馆并存谋生而矣。可是无论那一种形式的聚集，华人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喜欢与当地人的接触。他们工余的时间，不会常带着一家人到公共地方，如公园、郊外、音乐厅或博物馆共渡，而是喜欢聚在家吃喝、看电影、看剧集；他们不会看当地实时的报章和电视节目，却会看亚洲过时的电视和影带。上一代这样的生活模式，对下一代来说是十分摸不着头脑的事情，除了劳苦工作糊口外，他们就好像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即使邻近小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好像与他们无关的。生活中的小节也只是含含糊糊的渡过，比如说账单出了问题、医疗帐目不清、房东的无理对待、邻居的指责和误会等大多都在不忿和怒气中照单全收地经过，因为他们不知道可以往哪里求助。成长中的下一代不能从家庭中得到正确的公民意识和实践，他们欠缺了家庭实践经验的一环，与学校的知识理论未能挂钩。笔者当年的接触中，遇过一个家庭，作爸爸的，总是放工回家后就躲在房间看陈旧的亚洲剧集；而每年都千方百计想着怎样可以逃避不去服兵役，原因是他不懂当地语言，不明白服役中的指令和不能完成任务。他年幼的儿子渐渐长大，十分不明白也不认同爸爸的想法和处理方法，和爸爸很疏离，自己的心理也很不平衡。因此，笔者认为，海外华人信徒就是怎样艰难，也要在当地过一个有骨气和地道的公民生活，多多走进人群中，寻求过一个真正的公民生活；只有这样，年少的下一代才能真正地、现实地成为当地人，经历和实践圣经真理的教导。

3. 站起来，为下一代争取

这里提到的争取，并不是激烈的斗争，而是在生活上的无数细微事情中，为年幼及无助的下一代做一些事情。例如，站到老师面前，跟他们沟通一下，为子女争取多一分关注；又或是当子女受害时，站起来，为他们说句不平的话，争取多一分保护。笔者在瑞士留学的时候，就是在感受和理解到年青的下一代所遇过的困境和明白上一代作父母的艰难与无奈下，用自己最能表达的当地文字写了一份计划书给当地省政府教育部，请求和他们会面并商谈如何协助当地华人更好地在当地生活。结果得到负责人的约见，在面谈中，负责人的回应是自有华人在该国的 30 多年间，他们没有遇上一个和他们用当地文字沟通这些问题的华人，他们无从知道华人在生活中实际遇到的问题，也无从提供适切的帮助；他们是十分乐意听取华人的声音和协助华人成为他们国家的一分子，而且还实时批准了计划书上的某些建议。他们也认为需要更多这样能和他们对面对面讨论的华人在他们中间一起建立他们的多元化社会。事实上，有不少这些已经制度完善的欧洲国家正在期待国内的少数族

群站出来和他们合作；只是这些族群还是徘徊在语言、被动和忧虑中而却步。笔者相信只要让下一代看到上一代的信徒愿意和他们一起融入当地社群、明白他们的思想，他们才愿意和上一代一起参与教会聚会和活动。因为信仰是心灵对上帝的探索和交汇，是思想和心灵结合对上帝的认知和顺服，也是在生活中经历真理的实践；是人用自己最能够表达的媒介与上帝的真心交往。所以，对下一代年轻人而言，跟随不明白他们的父母参与教会活动并不能让他们真正认识上帝；跟随不明白他们的导师也不能帮助他们明白真实的上帝和圣经真理。

结语

欧洲的华人概况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以上的论点只是笔者在过去欧洲 13 年求学、工作和生活期间的现身体验、分析和想法，碍于篇幅所限，亦未能作更详尽的解说。希望所提出的讨论能提供一些欧洲华人及信徒近代的实况，让读者看一看他们现实的一面，在来日发展这方面事工上能有帮助。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 34 期，2013 年 10 月。

(本文蒙作者供稿，谨此致谢！作者曾于瑞士巴塞尔大学修读神学博士课程。)